

否定意义的主观性*

惠秀梅

(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)

提 要: 否定是人的断定之一,它既可以体现群体人的断定,也可以体现个体人的断定。在具体的语境中,否定意义与说话人的言说意向密切相关。本文主要讨论在言说意向为祈使、评价、表态等时,否定词表达的各种主观意义,进而揭示否定意义的主观性及其本质。

关键词: 否定; 主观意义; 说话人

中图分类号: B08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0-0100(2010)06-0006-3

Subjective Meanings of Negation

Hui Xiu-mei

(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, Harbin 150080, China)

As a kind of human's judgment, negation can express the public attitude, and also individual. The meanings of negation in a specific contex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peaker's intention.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rious subjective meanings of negation, if utterance expresses imperative, evaluation, attitude, etc.

Key words: negation; subjective meaning; speaker

1 引言

自从弗雷格率先将命题和对命题的断定分离之后,经过分析哲学家和日常语言哲学家的不断努力,命题由思维的形式逐渐转变成句子的内容,即“句子中与现实对应的那部分内容(事实),对句子的研究也逐渐由研究句子的客观部分——命题,转向研究句子的主观因素——命题态度(意向),而命题态度就是语言中说话人因素的体现”(李洪儒 2001: 31-38)。逻辑、哲学发展至今,句子意义的研究已经为语句意思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,后者是前者的后续阶段,后者势当取代前者成为研究的重点。

20世纪以来,语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肇始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但是正如李洪儒所言,“在肯定其丰功伟绩的同时,也不难发现其致命缺陷,这缺陷之一便是它排除了语言中的人因素,消解了主体”(李洪儒 2006: 29)。

分析性语言哲学(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)分为前、后两个时期。以科学语言为对象的分析性语言

哲学只重视语言(各项、命题)与实在(客观世界)之间的真值关系,忽视语言与人的心智、情感等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。而以日常语言为对象的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,也只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,这也是不够的。

然而,语言的产生、发展和运作都离不开人。没有人,也就无所谓语言。人是语言研究中的第一位的因素。“要洞见语言的本质,必须呼唤人因素的回归。”(李洪儒 2006: 29)语言是人的语言,人是语言的本质。因此,研究语言中的人因素就成为洞悉、掌握语言的运作机制,揭示人的本质的有效途径之一。

语言中的断定(утверждение)包括肯定、否定(отрицание)、推测(可能),它们都与人有关。否定是人的断定之一,也是语言中人因素的体现方式之一。因此,研究语言的否定现象,必须考虑人因素。

2 否定的主观意义

否定是语句中人因素的表征手段之一。它既可以体现群体人的认知,也可以体现个体人的认知。语言与群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俄语主观意义研究”(BYY099)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“语句与语词中的说话人意义研究”(08D018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体人对应,言语与个体人对应。这样,对语言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就结合起来了。在群体人和语言方面,主要体现否定现象的一般性、规范性;在个体人、言语方面,主要探讨否定现象在说话人的作用下发生的变异情况及其特殊性。

当语句的言说意向是描写时,否定作为一个操作项,它操作的对象是语句内容的客观部分(命题),断定命题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。这时,否定表示无、没有、不存在和不是。这种断定以现实为依据,具有一定的客观性,所以否定的相应意义一般视为纯否定意义,也即否定的客观意义。这种否定意义体现群体人的认知,当然同时也体现个体人的认知。但是,当说话人的言说意向是祈使、评价、表态等主观意向时,否定操作的是语句内容的主观部分,主要表达个体人的情感、态度、评价等主观意义。

从本体论角度出发,语言中的否定现象存在于语素(морфема)、语词(слово)、词组(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)、句子(предложение)、超句统一体(сверхфраз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)和篇章(текст)6个层次上。否定的表达手段既可以是显性的,也可以是隐性的,甚至是零形式,即沉默。一般认为,语词是现成的交际材料,无须现造,其意义属于语言群体。但是,当说话人将其用在特定语境中时,否定意义又会因具体交际意向的不同而产生某些变化。本文主要讨论语词层级上否定的显性表达手段——否定词表示的各种主观意义。

否定作为语言中的人因素,随着语境和说话人意向的不同,它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。

2.1 否定词与表示情感和态度且具有肯定意义的词搭配时的意义

① Я не люблю типов, что задают такие глупые вопросы.

② Я не одобряю этого проекта.

①和②都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。在俄语中,любить/одобрять等表示情感和态度的词所表达感情、态度的程度比较低。否定词не和这类表示肯定意义的词搭配时,二者的语义结合得非常紧密,形成一个意义整体。这时,否定词表达的意义不同于“并非、不是”(неверно, что)。①中的说话人使用не любить表示的不是对从句描述的那类人没有好感,而是反感;②中的не одобрять表达的是说话人对方案的反对意见。从语义来讲,не любить和не одобрять分别相当于антипатичен和возражать,但前者是一种委婉表达方式。说话人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来表达自己的态度,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主观意向——使自己的话语显得委婉,也使口气比较缓和。句中的否定清楚地显示出,说话人对相关人和事物的态度比较温和。如果使用антипатичен和возражать,表态虽

然直接、明确,但较前者而言,会使说话人的态度显得强硬一些。

2.2 祈使句中否定词的意义

③ Не говори ему об этом.

④ Нет, не уходите!

⑤ Не входить!

⑥ Не упадите: здесь скользко.

⑦ Смотри не засни. Замерзнешь.

③至⑦都是祈使句。在祈使句中,否定词не与未完成体动词命令式连用,可以表示说话人认为不必、不该实施某行为,所以也可以说,не与未完成体动词命令式连用时表示“禁止、劝阻、请求”等。③既表明说话人认为受话人不必说此事,又包含禁止他言说的意义。④表示“劝阻、请求”。⑤是由动词不定式表达的祈使句,表示“禁止”。在这三个例句中,说话人禁止或请求受话人完成某行为的意向非常明显。否定词не与完成体动词命令式连用,可以表示“担心、警告、提醒”等。⑥表示“提醒”。⑦主要表达“警告”,但也有“担心”的成分,说话人因担心而警告。

否定在这类语句中所表达的各种主观意义揭示出说话人对相应情景、行为等的态度和心里,可以说,否定的主观意义就是说话人因素在语言中的体现。

2.3 含有数量义词的句中否定词的意义

⑧ Машина не работала и трех лет.

⑨ Он не возвратится через 10 минут.

从否定的性质来看,语言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否定:一种是质的否定,另一种是量的否定。前者否定特征的存在、事件的发生;后者影响的是事物的数量或特征的程度,表示“少于”或“多于”,表达评价意义。在含有数量意义的补语或状语的否定句中,否定词可以表示“少于”或“多于”。上文⑧中的否定表示“少于”义,⑨中的否定表示“多于”义。

“语言中大多数表示数量或程度意义的语词都会有一个下限义(至少有X)和一个上限义(只有X)。”(沈家煊 1999: 59)在不同的上下文和句子结构中,数量词可以有三种用法:(1)用于下限义:至少有X;(2)表示等于:是X;(3)用于上限义:只有X。

数量词用于上限义时,表明说话人认为只有X,最多是X;用于下限义时,表明说话人认为,至少有X。所以,否定下限义时得出“少于”,否定上限义时得出“多于”。这两种意义都表示说话人对数量的主观评价,包含明显的主观色彩(惠秀梅 2006: 134 - 135)。

2.4 对别否定中否定词的意义

⑩ Я не обедал, а перекусил в буфете.

⑪ Я перекусил в буфете, а не обедал.

这两个例句是 В. М. Труб 的。依据 И. М. Богус-

лавский的定义,句中的否定属于对别否定(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отрицание)(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1985: 61),其结构是“не P а Q”,变体形式为“Q а не P”。从交际意向来看,对别否定表达的是“反驳、不同意”。И. Ф. Рагозина指出,这种否定具有辩论的性质(Рагозина 2009: 75)。在⑩和⑪中,说话人用否定反驳受话人所持有的 Ты обедал这一观点。这两种结构的句子表达的客观内容是相同的,即⑩和⑪都表示:

⑫ То, чем я удовлетворял послеполуденный голод, не есть обед, а есть перекус в буфете.

但是,这两种结构的句子的意向却不相同。在对话中,这种表达反驳意义的话轮通常是第二话轮。В. М. Труб指出,⑩和⑪所针对的上文是不同的。⑩的上文可能是“Ты обедал?”受话人有两种假定:说话人可能吃饭了,也可能没吃饭。⑪却表明,受话人的两种假设都不正确,实际上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:说话人吃饭了,但吃得很少。可是这总比什么都没吃要强,因此可以作为让受话人放心的一个依据。⑪的上文可能是“Ты же обедал!”受话人只有一种假设:说话人已经吃过饭了。因此,⑪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不满:尽管在小吃部里吃了点儿东西,但没吃好。现在,他还想吃点儿东西。所以,当说话人说出⑩时,他是试图安慰受话人;而说出⑪时,则是在请求受话人给他弄点儿吃的来,或者请求受话人不要阻碍他吃饭(Труб 1994: 47-48)。

同是表达反驳,但由于“не P а Q”与“Q а не P”本身结构的不同和各自对应的上文不同,它们体现出来的说话人形象也不同。“не P а Q”结构是由已知到新知的客观词序,而“Q а не P”结构则正好相反,是主观词序,包含的主观情态色彩更强,凸显的说话人意义也更鲜明。

3 否定意义的主观性及其本质

否定作为说话人的一种断定,其意义与说话人的言说意向密切相关。“对于说话人而言,词具有在各种不同因素作用下产生个体性主观意义(说话人意义)的可能。”(李洪儒 2005: 45)当言说意向是描写时,否定词表达纯否定意义。当言说意向是祈使、评价和表态等时,否定词表达各种主观意义。其实,就主观程度而言,否定的隐性手段所表达的主观意义更强,所体现的说话人形象也更鲜明。严格地说,语言中的否定无所谓客观性可言,都体现为人的主观性。这是包括否定在内的所有说话人意义的共同特征。

进一步讲,“说话人意义就是说话人认知、推理、评价、审美、情感等感性、知性和理性各侧面形象在语言中

的凸现或现实化;对词中说话人意义的揭示,就是对说话人相应形象的刻画”(李洪儒 2005: 45)。也就是说,包括否定在内的说话人意义其实就是说话人的存在方式。正如李洪儒一再强调的,“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,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在者;语言就是人,人就是语言”(李洪儒 2007: 11)。本文所讨论的否定词表达的各种主观意义就是说话人意义,通过对这些意义的诠释,不仅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语言运作机制的认识,而且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逼近语言的本质,揭示人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。

注释

①В. М. Труб认为“Ты обедал?”包含两种假定:可能是 P,也可能是 не P。但是根据 И. М. Кобозева(2002: 305)和华劭(1996: 18)的观点,“Ты обедал?”表明说话人不能确定 P 还是 не P,但是他倾向于认为是 P。

参考文献

- 华 劭. 从语用学角度看回答[J]. 外语与外语教学, 1996(3).
- 惠秀梅. 思维基本类型——否定的语言考察纬度[M]. 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6.
- 李洪儒(李红儒). 从逻辑、哲学角度看句义理论的发展——“语句中的说话人因素”理论探讨之一[J]. 外语学刊, 2001(1).
- 李洪儒. 试论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——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[J]. 外语学刊, 2005(5).
- 李洪儒. 系词——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——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[J]. 外语学刊, 2006(2).
- 李洪儒.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[J]. 外语学刊, 2007(4).
- 沈家煊. 不对称和标记理论[M].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1999.
-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. М.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е: сферы действия 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 [M]. М.: Наука, 1985.
- Кобозева И. М.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[M]. М.: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, 2002.
- Рагозина И. Ф. Отрицание и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[A].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. Ассерция и негация [C]. М.: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“Индрик”, 2009.
- Труб В. М. О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аспектах отрицания как негативной оценки истинности [J].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, 1994(1).